



K A P P A N O V E L S

〔日〕藤原宰太郎 著

剑雄 译

大 侦 探

——两分钟破案

中國檢察出版社

大 侦 探

——两分钟破案

〔日〕藤原宰太郎著 剑雄译

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970毫米 32开 6.5印张 11万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000册

ISBN7-80086-028-0/D·029

定价：2.60元

译者的话

请向三十六个谜挑战！

您好！大侦探先生，如果您愿意打开这本书的话，不妨这样称呼您。

纵观各类推理小说，成功犯罪或接近成功犯罪的罪犯，都不是简单地用凶器杀人后逃之夭夭，而是绞尽脑汁，运用邪恶的智慧，密布阴谋之网，以遮掩自己的犯罪。

推理的趣味，关键不在犯罪本身，而在于侦探以什么为证据，怎样发现常人见到的而又忽视的蛛丝马迹，以此解开阴谋犯罪之谜。这需要您运用聪明的大脑，打破思考的盲点，在推理的迷途中，去寻找引导你破案的隐密路标。

您面前的这本书，既是短篇推理小说集，又是趣味推理小说集。如果您想当位大侦探，不妨把这本书作为“小说大脑体操”，来锻炼您的推理能力。

如果您能解开三十问以上，说明您具有优秀的推理能力，不妨去从事福尔摩斯的职业。如果您能解开二十五问，则表明您刚刚及格，要想当位大侦探，尚需进一步锻炼您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

如果您解不开这些谜，也不要悲观，看完解答篇

后，了解推理的窍门，再作努力。失败乃成功之母！
请翻开第一面，向密室犯罪、伪证犯罪、杀人犯罪……等阴谋挑战吧！
这是作者和译者的共同心声！

剑 雄

目 录

一、灵魂审判	(1)
二、深夜的追捕	(9)
三、象棋杀人案	(14)
四、被监禁的间谍	(19)
五、越狱犯	(24)
六、奇怪的“指纹”	(29)
七、钢笔的秘密	(34)
八、麻烦的尸体	(40)
九、破碎的酒杯	(45)
十、撒落的珍珠	(50)
十一、凶器是领带	(56)
十二、平台上的女尸	(62)
十三、敲诈招死	(67)
十四、怪盗鲁曼二世	(73)
十五、名侦探修利曼	(79)
十六、自杀自愿者	(85)
十七、寻找女间谍	(90)
十八、鞋证	(95)
十九、两名暗杀者	(101)
二十、亿分之一的偶然	(106)
二十一、占星术杀人案	(111)
二十二、画室奇案	(117)
二十三、白花与红花	(124)

二十四、名侦探爱迪生	(129)
二十五、被绑架的情人	(135)
二十六、口红说话	(140)
二十七、名画被盗案	(145)
二十八、雨后的公园	(150)
二十九、最后的晚餐	(155)
三十、血指印	(161)
三十一、紧急阶探	(166)
三十二、咖啡杯之谜	(171)
三十三、发生在车内的自杀	(176)
三十四、名侦探法布尔	(181)
三十五、密室之案	(187)
三十六、作家的遗稿	(192)

一、灵魂审判

推理作家江川乱山先生，在好友西本一郎编辑的劝说下，去降魂术现场。

“我的异母姐姐，非常喜欢怪奇文学，她请来魂媒，想和两个月前死去的父亲交谈。”

“所谓降魂术，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为什么干这个？”

“现家丑了。父亲生前很好色，所以我有两个异母姐姐，在继承遗产上发生了纠纷。姐姐说应借这个机会，从父亲的灵魂那里听取遗嘱。”

“可怕的趣味。可是，为什么要叫我去呢？”

“如果降魂术成功，父亲的灵魂说话时，想让先生作证人。总之，还可以为先生的小说提供素材。”

西本热心劝说，引起乱山先生的好奇心。他决定参加。

地点，在某高层公寓九楼的房间。门口姓名牌上写着中根久子，她是西本的异母姐姐，酷爱怪奇文学的老处女。

已有两位客人先到。一个是电视演员白坂美枝子；一个是嬉皮士奇特装束的男人，他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古老的酒瓶。

白坂美枝子也是西本和久子的异母姐姐。

“这位是魂媒河田先生，从事中世纪欧洲黑色魔术的研究。”久子给乱山先生介绍时，嬉皮士打扮的魂媒只微微点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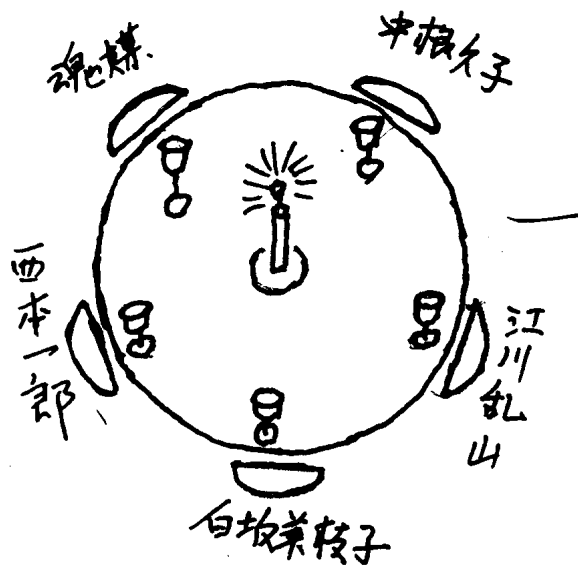
“诸位，如果人已到齐，就开始吧。”

“那边已作好准备。”久子把四个人带到隔壁的西式房间。

房间里放着一张独脚园桌，五把椅子围桌而放。桌子正中竖着大蜡烛，各自的座位前放着酒杯。

魂媒点燃蜡烛，熄灭电灯，说：“大家请在喜欢的位置就坐。”

于是，众人就坐的席位如下图：





魂媒将红酒分别倒进五个酒杯中。

“红葡萄酒象征人类的血液。血乃生命之源。死者的灵魂，受到酒香的诱惑，将会回归阳世。”

倒完酒，魂媒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说：“首先为死者的灵魂干杯，只喝一半，然后把酒杯放回桌上。好，为灵魂干杯。”

红色的葡萄酒，在昏暗的烛光照耀下，犹如牺牲的鲜血一般。

众人似乎都带着勉强的样子喝了一、两口，然后把杯子放回桌上。这时，乱山先生过于紧张，手上发颤，把酒洒了一些在桌子上，红色的酒渍在白色桌布上浸漫。

“诸位，现在请与两旁的人，在桌子下面拉起手。”

众人依魂媒所言，伸出两手拉成一圈。西本也是一副奇妙的表情。乱山先生左手握着美枝子的右手，右手握着久子的左手。

“握牢了！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放手，静静地闭上眼睛。”

这时魂媒突然带着庄严的格调开始颂唱起来：“啊，伟大的冥中帝王撒旦，统治地狱的魔王，请借给我们力量，我们要召唤浪迹于世界的死者之魂。灵魂啊，快快出现吧，请听我的咒文，阿古罗噉忒塔古喇牟，巴依阿瓮诶咯哈嘞斯……”

咒文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刚刚消逝时，黑暗中突然响起另一种声音。

灵魂：“我来了，有什么心事吗？”

魂媒：“声音的主人，是这里在坐的三人之父吗？”

灵魂：“是的。”

魂媒：“如果那样，我想问问，两个月前，您因急病死去……”

灵魂：“不是病死，是被杀。盛有毒药的……”

乱山先生两边的美枝子和久子，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魂媒：“那么，知道那个罪犯吗？”

灵魂：“当然知道。”

魂媒：“是谁？”

突然，美枝子抓着乱山先生的左手，发出悲叫：“停止！我求求您把电灯打开。”

“嘘，请安静……一吵嚷，死者的灵魂就会逃遁。”魂媒制止道。

“那不是父亲的声音。”西本叫道。

久子一个人很冷静：“请接着说下去，再等一会儿。”

但是，魂媒用清醒过来的声音说：“不，已经不行了，灵魂消失在远方。即使遗憾，今晚也只得停止。诸位，用剩下的葡萄酒为死者祈以冥福。干杯！”

大家放开握着的手，各自举起酒杯，将自己的酒一口喝干。

“我回去了，这种骗人的把戏。”美枝子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但突然发出一声呻吟，倒在地止。

乱山先生和西本赶紧跑过去，将她抱起。久子打

开墙上的开关，电灯亮了，室内一下子明亮起来。

美枝子的脸，象窒息般地扭歪了，口里发出一股杏仁味。

“快叫救护车……”西本大叫，乱山先生却摇摇头：“不，已经无救，她死了。”

“美枝子杀了父亲，所以灵魂复仇。”久子平静地说。

“不，是因氰酸钾中毒而死，肯定放在这个葡萄酒杯里。”乱山先生嗅了嗅美枝子的酒杯断定说。

这时，魂媒抗议了：“真是笨蛋，这酒大家都同样喝了，不应该只她一个人死。”

“那么，一定是在降魂术进行之中，大家闭眼的时候，有人悄悄把氰酸钾放入美枝子的杯中。”久子说着，带着怀疑的目光向西本望去。他和乱山先生紧挨美枝子的座位。

“毫无道理，我握着魂媒和美枝子的手，哪有投毒的机会呢？”西本脸色苍白地辩解道。

“我也一样啊，握着河田先生和乱山先生的手，而且，我这里离美枝子座位太远，手根本够不着。”

“酒杯里一开始就放进了毒药，是久子姐准备的酒杯啊。”

“胡说，我们自己随便挑选座位就坐，又不是我给美枝子指定的座位。”在这两个异母姐弟相互怀疑时，乱山先生忽然发现自己席上红色的酒渍不见了。

第一次干杯时，他将酒弄洒，然而，在弄脏的桌布上，没看见红色酒渍，而在西本席上，却出现了同



样的红色酒渍。

“西山君，你也把酒弄泼了？”乱山先生问。

“真怪，我不记得泼过酒……也许黑暗中没发现。”西本看着自己的席位感到奇怪。

接着，乱山先生向魂媒问道：“刚才灵魂的声音，确实是死者再现的声音吗？请老实回答。这是杀人啊，警察也会调查的。那声音，是你运用腹语术说的吧？”

在乱山追问下，魂媒说：“对不起，为了制造降魂术的气氛，随便说的……”骗人的魂媒坦白了。

突然，西本抓住魂媒的前胸就打：“果然如此，一定是你杀了美枝子姐。”

乱山先生制止住他，说：“西山君，住手，不要那么激动，我已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

乱山先生非常自信。

那么，诸位读者，毒杀白坂美枝子的罪犯究竟是谁？而且使用什么样的诡计在她杯里投毒？

答案

罪犯是中根久子。

独脚圆桌，实际上可以转动。

久子在第一次干杯，喝下一半酒后，悄悄地在自己杯子里放进氰酸钾。接着，在大家拉着手闭眼期间，她用脚或膝头慢慢地转动桌子，让自己放毒的酒杯转至美枝子的位置。

因此，乱山先生泼的酒渍，也就移到西本的席位

上。

二、深夜的追捕

在一个秋夜，午夜过后，竹内刑警正在空无人迹的住宅区走着，突然，从小胡同里冲出一个男人，差点和他撞了个满怀。

竹内刑警赶紧往旁边一闪，那男人拿的手提包撞在竹内腰上后掉在地上。那男人立即捡起皮包，象兔子一般地逃跑了。由于天黑，竹内刑警没看清那人的面孔，只有个粗略印象：戴着太阳镜，下巴留着胡子。竹内刑警想追上去询问询问，可那人跑得太快，转眼间已冲进前面一百五十米远的一幢楼房里。

这时，小胡同里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男人气喘嘘嘘地跑来。他一见竹内刑警，粗声粗气地问道：“刚才那家伙，跑到哪里去了？”

“那里。”竹内刑警用手一指，那男人立即准备追过去。

“你等等，我是警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说着，竹内拿出警察证件。

“警察先生，太好了，请您马上抓住那家伙，他是抢劫出租车的强盗。他打伤我的头部，抢走营业款后逃跑了。”出租汽车司机抚摸着后脑，似乎伤处很

痛。

于是，竹内刑警和司机一起来到罪犯逃入的那幢建筑。

一楼仓库的百页窗关着。旁边有楼梯，顺楼梯上到二楼，是两个并排的房门。这里再无其它路可走，进了门，犹如老鼠钻进笼子一般。罪犯肯定躲进了其中的一个门内。

第一个门的门牌上写着山本正夫。为了慎重起见，竹内刑警敲门前，又问了一次司机：“如果看到罪犯的脸，能一下认准吗？”

“不太有把握，只能肯定他戴着太阳镜，留着胡子，拿着手提包。没想到会在车上遭抢劫，因此没认真观察像貌……”司机口气不太坚定。

竹内敲了敲门。不久，门开了，露出一个年青男人的面孔。

司机盯着对方的脸看过后说：“下巴没留胡子，不象是这个人。”他不太自信。

竹内刑警拿出警察证件说：“是山本先生吧，今晚你一直呆在屋里吗？”

“是啊，三小时前就开始听立体声唱机。”

“可是，一点儿声音也没听见啊。”

“我戴着耳机听的，到底有什么事？”山本诧异地反问道。

“刚才有个抢劫犯逃进这座楼房，我们正在找他。”

“那么，你说我是抢劫犯吗？真是愚蠢透顶。”

“没断定就是你。可是为了慎重，请让我们进屋看看。”竹内径直闯入房间。

这是单间房，八铺席大的居室里放着立体声唱机，上面接着耳机。竹内刑警戴上耳机听了听，耳机里响着交响曲。

“啊，是这个手提包。”司机在房间角上一眼就看到手提包，他立刻打开一看，里面装着脏毛衣、罐装啤酒、快餐面和文库书籍等等。

“这是昨天朋友忘在这里的，喝一罐吧。”山本说着，取出一罐啤酒，拉开盖子。刚一开，啤酒泡沫立刻喷涌出来，溅到他脸上。

“啊呀……”他未免怪叫一声，慌忙用手帕擦脸。

司机看着他的狼狈样儿笑了起来。可是，他一见立体声唱机上放着太阳镜时，便拿起太阳镜强迫给山本戴上：“你戴上看看。”

司机盯着看了一会儿，似乎有些遗憾：“我觉得有点象，不过，下巴没留胡子，不敢肯定。”

“怀疑人应该有个分寸，我从三个小时前，就在听贝多芬的音乐。”山本气愤地摘下太阳镜说：“在这儿怀疑我，不如去调查一下隔壁的男人怎么样，真是莫名其妙。”

“隔壁房间住的什么人？”

“一个叫菊池的穷画家。”

“数分钟前，你听到上楼梯的声音吗？”

“完全没听见，我戴着耳机。”山本答道。

竹内刑警和司机暂时出了房间，来到隔壁。